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7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

青石常凝英雄气 伊水总泊抗日魂

伊川敌后抗战,死难烈士很多,如今吕店乡还竖着一座纪念碑,上刻31名抗日烈士的英名。每年清明节,附近学校的师生都去扫墓,一位教师说:“我每次抚摸这石碑,都能感到有英气弥漫在石碑周围。”

1944年5月,日军在白沙镇建伪政府、警察局,各乡村建伪乡公所、维持会,妄图长期盘踞伊川,但他们不过是白日做梦。

1943年,张思贤(共产党员,吕店乡王村人)从延安进修回来,活动在李村、江左一带,做抗战工作,建革命武装。

1944年9月的一天,江左乡阎窑村地下党员李书田,见从水泉口开来一支部队,而且这支队伍是冲伊川来的,便赶紧通知官庄村、吴沟村的抗日武装到阎窑村集合,100多人都带了武器,埋伏在西沟路旁的高地观察动静。

傍晚时分,那支队伍走过来了,五六百人,穿灰军装,严整有序。李书田走近一看,这些人臂章上有“八路”二字,他大喜,立即把队伍带到阎窑村安顿下来。原来,这正是皮定均、徐子荣率领的八路军

豫西抗日先遣支队,他们刚从孟津渡过黄河,穿过偃师,来到伊川。

李书田汇报了伊川县的敌我态势后,皮定均对他说:“你骑上马,把张思贤同志找来研究工作!”张思贤来后,大家经过一天一夜的分析,作出三项决定:一是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县武装独立团,公开打出抗日旗号;二是陆续把日伪乡公所打掉,除其爪牙和耳目;三是广泛发动群众,利用伊川地貌,在伊水两岸点燃抗日烽火。

10月25日,伊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独立团宣告成立,当晚便袭击了江左、吕店两个伪乡公所,摧毁了几座炮楼,歼敌40余名,缴获枪30余支。我首战告捷,敌闻风而惊。

驻扎在白沙的日伪警察局,是插在伊川人民心头的一把刀,这里的鬼子经常出来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民愤极大,必须拔掉!

为拔掉这个据点,独立团副政委杨新志装扮成卖煤的,用好酒笼络了一名警察后,连续到警察局卖煤卸煤,获得了情报:警察局共有5个班的兵力,其中日军30人;伪县政府有伪军200多人,其中日军100人。

敌人人数虽多,但驻扎在两处,这便有机可乘!

10月28日夜,皮定均派抗日先遣支队方升普副司令员来做战前动员,支队35团2连和8连的一个加强排悄悄行

军,在白沙镇东北完成集结。10月29日2时,趁着天黑,潜伏在镇内的独立团战士率先行动,干掉了敌人的游动哨,打开了寨门,各战斗小组突入寨内。一小时后战斗打响,2连1排先头班在围墙上搭门板,翻墙来到警察局院内,班长郑玉刚用冲锋枪向哨兵扫射,几挺机枪也随即开火,封锁了所有屋门。熟睡的敌人听到密集的机枪声,知道是八路军来了,乱作一团,驻扎在镇内两个地方的日军,正想过来增援,被我军用手榴弹和机枪封死,只能缩在据点内放枪。

此战短平快,打得很痛快,短短几十分钟就毙伤敌人30多名,俘敌70多名。平时骄横的日伪军顿时委靡,仓皇分兵,不敢嚣张了。

1945年5月30日,驻扎在吕店的日伪军出来扫荡部分村庄。他们怕兵力不够,又从别处调来3个中队,共有500多人,兵分三路,分别进犯周沟、沟张、后窑。

在沟张南岭放哨的民兵发现敌情后,迅速回村向民兵大队长张德超报告。张德超一边通知群众转移,一边集合民兵,准备阻击敌人。由于敌人来得突然,又兵分三路,我需三路迎敌,加上需要掩护群众转移,沟张正面阻敌阵地上,只剩下张德超、张德渊、张连重、张复平4人。

张德超冷静地说:“这次是阻击战,任

务是拖住敌人,都上刺刀吧!恶战在所难免,多拖住敌人一分钟,群众就多一分安全!”4人各端一支长枪,向敌射击,先打死4名敌人,接着向村里面撤。

村中小寨是个制高点,有五间房子,易守难攻,只有一井筒通往寨下。依靠这个制高点,他们打退了100多名敌人的多次进攻,打死日伪军30多人。敌人急得嗷嗷叫,就是攻不上来,后改用小钢炮轰击,又放火烧寨子,5个小时下来,还是没能上来。民兵的子弹打光了,又用农具劈死几个鬼子。

太阳落山了,敌人不退,此时张德渊中弹身亡,张连重、张复平负重伤,敌人高喊“抓活的”,蜂拥而上。张德超心想:群众已经安全转移了,我就死个清清白白吧!他登上寨墙大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纵身跳下寨墙。

事后,群众为烈士收尸,只见张德渊身中数弹,倒地后仍紧握着步枪;张连重手握钢锹,怒目圆睁,身上溅上全是血;张复平是跪射姿势,眼睛瞪着前方;张德超跳下寨墙后,敌人用刺刀乱戳,他穿的白上衣已被鲜血染红,死未瞑目。

这两次战斗在豫西抗战史上很有名,前者叫“奇袭白沙日伪警察局”,后者叫“沟张村阻击战”。在前一次战斗中,我亦有烈士献身,他们的英雄壮举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。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7)

□ 记者 孙钦良 通讯员 李晓霞

“活寇准”马骥(上)

日前,我们来到西工区涧东路市曲剧团家属院,采访马骥先生。

他家面积不大,为迎接我们采访,老先生还开了空调。他已经90岁了,身体硬朗,如今还可登台演唱。

他14岁正式唱曲剧,从艺70余年,先后在300多出戏中担任主角。他的《寇准背靴》非常有名,其中“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”那段唱腔,不少普通百姓都会唱。我们问他:“为啥这段唱腔如此家喻户晓?”

马骥说:这大概有两个原因,第一是以前没有电视,大喇叭里经常播放这段唱腔,潜移默化,大家学会了;第二是这段唱腔开头几句行腔舒缓,显出一种从容,人们缓步走时,若有放松心情,便容易想到这段唱腔,也就哼唱起来了。

其实是他演得好、唱得好,是《寇准背靴》太成功了!多年以来,他被誉为“活寇准”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

说起他的演艺生涯,他的话不多,问一句答一句。他说他祖父是逃荒到许昌的,祖上三代白丁,没人念过书,到了他这一代,因是家里的独子,祖父说什么都要让他念书。他7岁进了私塾,14岁时祖父去世,那一年正好遇上国民党到村里抓壮丁,他被抓了去。

当时,重庆某军19师急需后备物资,马骥的任务是用马匹将物资运往重庆。他牵马行

走,马上八里桥时突然惊了,胡乱奔跑。马骥被缰绳拖着,手皮磨掉了,马也跑掉了。没有了马,他只好返回家中。

他回到家里一想,这样就是逃兵了,抓到会被枪毙。他很害怕,就乖乖地回去找部队。他一路走一路打听,好不容易跟上部队。大家都很惊讶,说:你都走脱了,咋还回来?真是太老实了!他继续跟着往重庆走。

一路上兵荒马乱,饿殍遍地。到重庆后,部队编制混乱,他所在的队伍只管后勤运输,管理十分松散,根本没提打仗的事。他发现附近有很多河南人,有事没事爱唱曲子,便常去听,也跟着唱。河南老乡对他说:看你的样子适合唱戏,唱戏虽为“下九流”,但总比你当兵强,你学戏吧!

马骥就跟着戏班,开始了唱戏生涯。他人的是“文化社”,入门师傅是宝丰人马文才。他跟着马文才学会了《狐狸仙闹书馆》、《蓝桥会》等。

“那时,我见啥学啥,没有分行当。”马骥回忆说,“当时的曲剧还停留在‘三小’时期。所谓‘三小’,即小生、小旦、小丑,行当分得不细,演员临上场,需要唱啥就唱啥。当时挣钱不多,连买箱(指戏服道具)的钱都不够,但能顾住嘴。”

由于战乱,“文化社”不断迁徙和重组,

他跟着一路巡演到陕西、甘肃、山西,一直流浪到洛阳解放。据他回忆,当时无论走到哪儿,都是河南人来捧场。河南人在外地很团结,很仗义,一听说有河南曲剧团来演出,大家都来捧个钱场。

我们以前认为他戏唱得好,一定是科班出身,现在才知道他是在流浪中学成的。他说他刚学戏时嗓音低哑,条件很差,有人讽刺他:“就凭你那瞎嗓子还想唱戏?”琴师不给他吊弦,他气得哭,发誓要争这口气。他起早贪黑,到田野、河边喊嗓子,经常对着井口练声,有时掂个水罐对着喊。天长日久,他终于练成一副浑厚的好嗓子。

慢慢地,同行和观众开始注意他了,见他扮像像谁,就给掌声。一次,他扮像老乞丐,唱着唱着,把台下的人全部唱哭了。有人不服气,非要跟他比,结果那人一开腔,哭的人就都笑了起来。

除了唱得好,马骥还是剧团里少有的识字人,这在当时是被人高看的,因此他既当演员,又兼导演和编剧,20世纪40年代中期,他已是响当当的曲剧艺人了。

1946年,正在太原演戏的他,受召回老家河南,加入灵宝曲子戏班,后转入渑池“普及曲剧团”。1973年,他被调入洛阳地区曲剧团,任副团长,之后入洛阳市曲剧团直至离休。



随着曲剧的发展,他专攻老生这一行当,琢磨“安工老生”表演技巧。“安工老生”又叫“唱工老生”,本以唱为主,但他大胆吸收了“做工老生”的表演,如《寇准背靴》中的“帽翅功”、“髯口功”、“踢靴”等,丰富了表现手法。其中的“帽翅功”,是1955年冬他到山西后向蒲剧老艺人阎逢春学的。当天为不打扰阎老师午休,他在雪地里等了半天,真如“程门立雪”一般。

阎老师见状,将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,马骥如获至宝,走到哪练到哪,一顶帽翅不离头,技巧终于学到手。他还吸取京剧中的“踢飞枪”技巧,将《寇准背靴》最初设计的“脱靴”改为“踢靴”,将靴子踢出,稳稳落到肩上,这很不容易。为练“踢靴”,他付出很多,多次用靴到头上,甩得轻砸得轻,甩得重砸个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几十年的舞台生涯,他练就一身过硬功夫,再往下演,也就游刃有余了……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